

大江大河 长江保护这五年④

2020年下半年,湖北武汉市民发现,和野生江豚“见面”的机会变多了:9月的一天早上,曹颖到汉阳江滩足球场一带散步,发现有江豚跃出长江江面,她一口气录了十几段视频,拍到了“江豚与黄鹤楼同框”的画面;10月的一个傍晚,鸚鵡洲长江大桥江波中有江豚跃出水面,市民万鹏立刻拿手机拍下视频……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有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种。近年来,在湖北、安徽、湖南等沿江多地,江豚、扬子鳄、麋鹿等珍稀、濒危物种受到严格保护,有的种群数量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有的种群数量逐渐增加——长江,正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为了留住江豚,江城武汉 制订专门保护方案

“女士,目的地到了。请问‘白’后面那个字念什么?”前不久,当记者到达位于武汉市的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时,网约车司机指着“白鱀豚馆”4个字问。

白鱀豚已经被宣告“极可能灭绝”多年了,“鱀”字对一些人来说也成了生僻字。世界第一头人工饲养成功的白鱀豚“淇淇”在这个白鱀豚馆生活了近23年,于2002年离世。白鱀豚的离去,让科研人员更加重视对长江江豚的保护。

“在实验室研究人工繁育技术固然重要,但保护好江豚的野生种群和栖息地,才能避免江豚成为第二个白鱀豚。”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说。值得庆幸的是:2020年8月以来,武汉相关单位已多次接到市民目击长江野生江豚的报告。

据介绍,上世纪90年代,长江中生活着的野生江豚有2700多头,2006年、2012年、2017年农业部门、中科院的3次大规模长江豚类科考,结果分别是:1800头、1045头、1012头。这3次科考中,研究人员都没有在长江武汉段发现江豚。

江豚的繁殖能力较强,不必像中华鲟等洄游鱼类一样到固定地点繁殖,但为什么种群数量还是快速下降?研究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由于以往人类捕鱼区域和江豚捕食区域高度重叠,江豚食物来源减少;电捕鱼、滚筒、密网等非法捕鱼工具,则对江豚造成直接威胁;来往船舶的水下噪声和高速螺旋桨等也对江豚造成影响。

2020年下半年,为实现“江豚回归江城”,武汉市政府下发《武汉市推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工作实施方案》,出台10条硬措施推进江豚保护。

“其实,武汉市民多次目睹的江豚只是‘路过’武汉,并不是常年栖息在长江武汉段。”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郝玉江说,2020年汛期,由于长江水位大涨,武汉不少沙洲和浅滩被洪水淹没,加上长江武汉段全面禁捕,沙洲和浅滩鱼多草多,又没有人为因素干扰,所以吸引了江豚来此觅食。

为确保江豚食物充足,武汉持续强化长江武汉段禁捕工作相关执法检查;为解决江豚栖息地问题,武汉组织长江江豚栖息地建设论证,有针对性地开展长江江豚栖息地建设。比如改造一定比例的城区固化岸带,使之更加自然化,促进小型鱼类自然增殖等;进一步提升沙洲自然岸带环境质量和水文条件,优先实现天星洲、白沙洲水域长江江豚回归和较长期停留。武汉还组织开展船舶航行限速试点,保护相关水域的长江江豚免受船舶噪声的伤害。

扬子鳄、麋鹿等物种种群 数量逐年增长

2020年9月,安徽宣城市广德市扬子鳄巡护员在沟连山水库扬子鳄放归点发现两个新的

核心阅读

5年来,长江物种资源保护相关制度不断健全、力度不断加大,一些珍稀物种种群数量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制订保护方案,留住“江豚的微笑”;开展野外放归,保护扬子鳄……当前,沿江省份加大力度保护珍稀物种,接下来,多地多部门还将按照《长江保护法》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濒危物种相关保护工作。



麋鹿

麋鹿原产于我国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温暖湿润地带,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过加强栖息地建设、开展种群重建和科研攻关等,目前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突破8000只

鳄鱼洞。这两个洞位于同年5月20日广德市扬子鳄放归日活动现场边的土坡上。据介绍,结合多次观测到扬子鳄栖息活动的情况,可以判断放归的扬子鳄已认可此水域环境,沟连山水库湿地成为放归扬子鳄的新家园。

扬子鳄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干扰,其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种群数量锐减。到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总数已不足500条,零星分布于皖东南地区和皖、浙交界地带。

为拯救这一珍稀物种,我国把扬子鳄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相继建立了人工繁育中心和自然保护区。位于宣城市的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扬子鳄及其栖息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区共进行了7次较全面的扬子鳄资源调查。最近一次即2018年野外调查发现:该保护区范围内野生扬子鳄113条,较2015年调查实见的63条有较大幅度增长。

据介绍,该保护区有序推进扬子鳄野外繁育研究和野外放归,于2003—2020年分16次将508条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放归野外。其中,2019年,安徽首次实现扬子鳄规模化放归,当年野外

制订江豚保护方案,开展扬子鳄野外放归,加强麋鹿种群监测

物种保护 为长江添活力

本报记者 田豆豆 郝静娴 徐靖 申智林



江豚

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链的旗舰物种,因对栖息地环境有较高要求,又被称为长江水域生态的晴雨表。据统计,2019年在洞庭湖和鄱阳湖枯水期共监测到长江江豚1301头次

“冬季,是对鹿群进行监测的好时机。”宋玉成说,2015年,保护区内的麋鹿还只有113头,几年发展下来,目前已有210多头。除去为增加遗传多样性、从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北京麋鹿苑两地引入并投放的28头,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麋鹿近5年一直以年均17头左右的数量在增加。

如今,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每年都要联合岳阳市森林公安局等单位,对麋鹿集中栖息区域尤其是高水期麋鹿的栖息和迁徙区域开展8次以上的集中巡护。宋玉成要将监测到的麋鹿种群数量、种群特征、分布区域和迁徙规律等记录下来,以便更好地掌握麋鹿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濒危物种相关保护工作 将全面落实

“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一度持续恶化,水生生物资源呈现急剧衰退趋势,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的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保护行动计划,组织成立相应物种保护联盟,推动开展中华鲟“陆—海—陆”接力保种,加大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力度,努力重建长江鲟野外种群。5年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不断健全。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2019年,由农业农村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暨长江禁捕工作协调机制正式运行;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中心”挂牌成立;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现全面禁捕;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10年禁渔……

近5年的监测显示,长江部分渔业资源量呈现逐步恢复态势,长江中游监利江段四大家鱼苗径流量已由2015年的5.1亿尾增至21.9亿尾;长江中下游江豚群体出现的频率显著增加。“十三五”期间,各地共举办各类增殖放流活动1.2万次以上。在长江,5年来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13.42亿元,放流水生生物苗种265.51亿尾。

目前,除中华鲟外,长江其他珍稀水生生物资源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资源濒危状况没有改变,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配合、久久为功。”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表示。目前,农业农村部正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方案(2021—2025年)》,接下来将结合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濒危物种相关保护工作。

到2025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25%以上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安蓓)记者1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系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到2025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35%以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2035年,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水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特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水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居民生活、生态补水、农业灌溉、回灌地下水等以及从污水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对优化供水结构、增加水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和减少水污染、保障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我国城镇污水排放量约750亿立方米,但再生水利用量不足100亿立方米,利用潜力巨大。

意见指出,要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快推动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分区提标改造和精准治污,推进区域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推广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生态补水。积极推动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推进企业内部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和园区内企业间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完善工业企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推广种养结合、以用促治方式,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渔业养殖尾水循环利用。

意见部署实施污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农业农村污水以用促治、污水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点、污水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等重点工程,提出从健全法规标准、构建政策体系、健全价格机制、完善财政政策、强化科技支撑等五方面健全污水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

海南以美丽经济推动产业扶贫 扭住一根“藤” 收获一串“果”

本报记者 温素成

橡胶、槟榔、椰子是海南长期依赖的“三棵树”,在农民增收、热带农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种好“三棵树”的同时,通过发展热带水果种植、兰花种植等,扎实推进扶贫产业发展,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路。

海南有民营橡胶446.3万亩,胶农约占农业人口的23%,其中贫困胶农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30.72%。2018年开始,海南在全省18个橡胶种植市县推广实施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保险托底,胶农受益,橡胶产量也稳步回升。截至2020年10月,已实现4.67万户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覆盖。

170多万亩、230多万人,其中1/3是贫困人口——过去,海南槟榔产业多是小散经营,不但种植户收入有限,土法烘烤还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随着海南着力引进培育精深加工项目,聚小成大、聚沙成塔,槟榔也开始真正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现在,生果每斤已经卖到了21元,2020年海南槟榔营收至少200亿元,超过150亿元将留在种植端。”相关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围绕“三棵树”产业,海南靶向定位、精准发力,不断在“做深做精做强”上做文章。橡胶有了保险,槟榔有了精深加工项目……这些措施的落地见效,让农民心里有底气、脸上有喜色、发展更有动力。

在临高县,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5600多亩“金钻”凤梨长势喜人。在种植基地,陈冠安从临时工做到了固定工、基地队长,现在固定月薪4000多元,顺利脱贫。

而在东方市感城镇,东方迦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200亩兰花娇艳欲滴。这里的兰花产量占全国市场的50%,主打产品为秋石斛、空气草。企业化运营,贫困户直接参与、直接受益,合作社目前在东方、保亭两地已拓展5个扶贫项目,短短3年时间,兰花产业已惠及1724户、7600多名贫困人口。

到2019年底,海南有64.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全省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01%,提前一年基本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另一方面,围绕扶贫产业提质增效,海南全省上下花心思下气力,因地制宜、创新思路,不断探索长效之策、长久之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和贫困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同体,黄秋葵成为农民手中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五指山市结合当地生态实际,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作为主要扶贫项目,山鸡、五脚猪、茶叶、树仔菜等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陵水黎族自治县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创业辅导中心,有效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海南通过“党政强力推动全保障、各方积极联动全覆盖、线上线下互动全服务、贫困群众自觉主动全参与”,打通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着力破解扶贫农产品“卖难”问题。

2019年,海南消费扶贫作为典型创新案例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2020年1月至11月,海南省消费扶贫销售总金额达5.71亿元,受益贫困户约23.11万户次。

本版责编:陈娟 申茜 何宇澈
版式设计:蔡华伟



风雪不误育葱茏

正值寒冬,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不少林业职工依然坚守岗位,在山林里顶着极寒清除病木朽木、进行中幼林抚育。

上图:日前,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呼中林业局大西沟管护区作业点,工人正在进行林间清理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右图: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雪后林海
褚福超摄(影像中国)

